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宋文卷三十七

烏程嚴可均校輯

顏延之

武帝謚議

聖哲同風、功美殊稱。蓋出乎道者無方，故形於物者不一。伏惟道
塞人神、信通期運、愛敬所稟、因心則遠、英粹之照、正性自天。體苞
潛躍、慮周卷舒、龍德在陰、雖艱貞而不悶、因時而惕、故有來其必
享。在晉之季、皇塗莽阻、撓捨于紀、璇璣失馭、天鑿靈武、民屬聖明。
不假十室之資、不籍百乘之賦、首義馳風、一鼓靜亂、滌除泰階、消
殞薄蝕、斯亮登庸之基、經綸之始者也。內難雖萌、外圖未輯、河華
海岱負固、相望荆濮、燕臺侯服、交侵眷言、帝畿思康、王路戎不再
駕、遺氓卽敍、斥堠之所未戰、亭徼之所不譯、莫不飾誠請罪、款塞
來賓、故能洒埽中嶽、致廟九山、神道會昌、寶命既集、損之而益、後

身愈先，既而儀形帝載，指讓天席，改玉乎文祖，班瑞於神宗，貫革
寢機，文武倍笏，故宸居兩擅，坐一八表，國訓成均之學家沾撫，享
之仁大美配天，必終之日儉德道固萬葉，猶申之日詰言允所謂
敘思無窮，樹之長世，取高上代，顧邈前王矣。斯文類聚十三

天馬狀

降靈驥子，九方是選，白驥朱文，綠螭紫燕，水軼驚兔，陸越飛箭，遇
山爲風，值雲成電。藝文類聚九十三

與王曇生書

君家高世之節，有識歸重，豫染豪翰，所應載述，況僕託慕末風，竊
呂敘德爲事，但恨短筆不足書美。宋書王弘之傳弘之卒，延之欲不就，又見南史二十四

弔張茂度書

賢弟子少履貞規，長懷理要，清風素氣，得之天然，言面已來，便申

忘年之好比雖艱隔成阻而情問無睽薄莫之人冀其方見慰說
豈謂中年奄爲長往聞問悼心有兼恆痛足下門教敦至兼實家
寶一旦喪失何可爲懷

宋書張敷傳

與王微書

圖畫非止藝行成當與易象同體而工篆隸者自呂書巧爲高
荅或問甥姪

或問顏延之曰甥姪亦可施於伯叔從母邪顏荅曰伯叔有父名
則弟兄之子不得稱姪從母有母名則姊妹之子不得稱甥且甥
姪唯施之於舅姑耳何者姪之言實也甥之言生也女子雖出情
不自絕故於兄弟之子稱其情實男子居內據自我出故於姊妹
之子言其出生伯叔本內不得言實從母俱出不得言生然後謂
吾伯叔者吾謂之兄弟之子謂吾從母者吾謂之姊妹之子通與
六十

七繹

北岳孤生剝迹埋名、身閑事盡道畜山局東國進士謬與遷焉其居也依隱嵁陰結架清深巖居橋構磴道相臨寒榮隴首縉飲江浸

客曰周日巖廊而日絲房水寫雲氣土祕椒芳既旋天而倒井又

斲員而鏤方松丘箭渚藥苑香林梁澗道日高濟棧巖磴而上尋

已上故蓺文類聚五十
七御覽一百八十八

客曰若夫舟山之奧金門之祕地首嶧銅川上汶泗裁石成音調金爲器故列真玩其微鳴辭人賦其清聲若乃梓漆簡聲麗容呈木陳舞態間吹臺猶悲風遡秋埃既而昵賓獻壽中人奉賜有涓者顏弗怡高殿視華鼓之繁擇聽笳邊之嘶轉飛朱鷺日首引逮玄雲而終變然後簪珥搖暉莊服流酒抗妍歌日跕躍揚輕袖而翳面雜紛披於巾拂透間闊平槃扇蓺文類聚五十七

梓工飾雕簷之輿、浦人進龍圖之馬。駕駕則駤奔鳳轡、振鐸則罔促函夏、故勁韌馳光、舉策流赫。御覽三百五十八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大方策既載、皇王之迹已殊。鐘石畢陳、舞詠之情不一。雖淵流遂往、諸略異聞。然其宅天衷、立民極、莫不崇尚其道、神明其位。拓世貽統、固萬葉而爲量者也。有宋函夏、帝圖弘遠。高祖百聖、武定艱規。同造物、皇上召文承厥景、屬宸辰。隆周之上既水宗、漢之兆在焉。正體毓德於少陽、王宰孰又類聚
作上宰宣哲於元輔。昇緯昭應、山瀆效靈。五方雜遷、四隩來暨。選賢建戚、則宅之於茂典。施命發號、必酌之於故實。天子協樂上庠、肆教章程。明密品式、周備國容。昧令而動、軍政象物。而且、箴闈記言、校文講藝之官。采遺於內、輶車書、棧山航海、踰沙軼漠之貢。府無虛月、烈燧千城。通驛萬里、穹居

之君、內首稟颯、卉服之酋、回面受吏。是㠭異人、慕響俊民、聞出警蹕、清夷表裏、悅穆將徒。縣中宇、張樂岱郊、增類帝之宮、飭禮神之
饋、塗歌邑誦、㠭望屬車之塵者久矣。日纏胃維、月軌青陸、皇祇發
生之始、后王布和之辰。思對上靈之心、㠭惠庶萌之願、加㠭二王
于邇、出餞戒告、有詔掌故、爰命司厭獻洛飲之禮、具上已之儀。南
除轂道、北清禁林、左闢巖隙、右梁潮源、略亭皋跨芝原、施太波懷
曾山、松衍峻攬、慈翠陰烟、游泳之所攢萃、翔驛之所往還。於是離
宮設衛、別殿周徼、旌門洞立、延帷接栱、閑水環階、引池分席、春官
聯事、蒼靈奉塗、然後昇祕駕、肩纊騎、搖玉鸞、發流吹、天動神移、淵
旋雲被、㠭降於行所禮也。既而帝蹕臨帳、百司定列、鳳蓋俄輶、虹
旗委旛、看蘋芬藉、觴醕泛浮、妍歌妙舞之容、銜組樹羽之器、三奏
四上之調、六莖九成之曲、競氣繁聲、合變爭節、龍文飾轡、青翰待
獵、華裔殷至、觀聽驚集、揚袂風山、舉袖陰澤、壯莊藻野、袞服經川。

故昌殷賑外區、煥衍都內者矣。上膺萬畝下禔百福，市筵稟和園堂依德、情盤景邃。歡洽日昇、金駕總颯。聖儀載旛、帳鈞轂之未臨。慨酆宮之不縣、方且排鳳闕。昌高遊、開尊廟而廣宴。竝命在位、展詩發志。則夫誦美有章、陳言無愧者。賦文選
魏文

赤槿頌

日御北至、夏德南宣。玉蒸榮心、氣動上玄。華縑開物、受色朱天。是謂珍樹、含鑿丹間。藝文類聚

碧芙蓉頌

澤芝芳豔、擅奇水屬。練氣紅荷、比符經玉。擢麗滄池、飛映雲屋。實紀仙方、名書靈躅。藝文類聚

新喻侯茅齋贊

釐草祚壯、采茅昭儉。哲人素節、貴而能貶。羈結茲危、瞰臨涯陳。魏文

蜀葵贊

井維降精、嶧絡升靈、物微氣麗、夫草之英、渝鑿眾葩、冠冕羣英、類
麻能直方葵不傾藝文類聚八十一

釋何衡陽達性論

前得所論、深見弘慮、崇致人道、雖遠生類、物有明微、事不愆義、維
情輔教、足使異門歸軌、況在斬同、豈忘所附、徒恐琴瑟專一、更失
關誼、故略廣數條、取盡後報、足下云、同體二儀、共成三才者、是必
合德之稱、非遭人之目、然總庶類、同號眾生、亦含識之名、豈上哲
之說、然則議三才者、無取於堪隸、言眾生者、亦何濫於聖智、雖情
在序別、自不患亂倫、若能兩藉方敘、俱舉達義、節彼離文、採此共
實、則可便倍害自和、折符復合、何詎怏怏執呂呂毀律、且大德曰
生、有萬之所夙、同於所方、萬、豈得生之可異、不異之生、宜其爲眾
但眾品之中、愚慧羣差、人則役物、口爲養物、則見役、口養人、雖始

◎字序
當作宮

或因順終至裁殘庶端萌起情嗜不禁生害慘天理鬱滅皇聖哀其若此而不能頓奪所滯故設俟物之教諭順時之經將已開仁育識反漸息泰日與道爲心者或不劑此而止又知大制生死同之榮落類諸區有誠亦宜然然神理存沒倘異於枯荄變謝就同草木便當煙盡而復云三后升遐精靈在天若精靈必在果異於草木則受形之論無乃更貲來說將由三后粹善報在生天邪欲毀後生反立升遐當毀更立固知非力所除若徒有精靈尚無體狀未知在天當何憑呂立吾怯於庭斬故務求依倣而進退思索未獲所安凡氣數之內無不感對施報之道必然之符言其必符何猜有望故遺惠者無要在功者有期期存未善去惠乃至人有賢否則意有公私不可見物或期報因謂樹德皆要且經世恆談貴施者勿憶士子服義猶惠而弗有況在閭道要更不得虛心而動必懷嗜事盡憚權邪曾不能引之上躋每驅之下渝雖深誦

校責亦已厚言不代足下櫻城素堅難爲飛書而吾自居憂患情理無託近辱襄告欲具布意裁往釋慮不或值頗延之白

弘明集四

重釋何衡陽達性論

薄從歲事躬斂山田田家節隙野老爲儻言止穀稼務盡耕牧談年計耕無間達義重獲微辨得用昭慰啟告精至愈慚固結今復忘書往懷召輸未述夫藉意探理不若析之聖文三才之論故當本諸三畫三畫既陳中稱君德所曰神致太上崇一元首故前謂自非體合天地無曰元應斯弘知研其清慮未肯存同猶曰兼容罔棄廣載不遺篤物之志誠爲優曠恐理位難越疑陽遂眾若惻隱所發窮博愛之量恥惡所加盡祐直之正則上仁上義吾無間然但情之者寡利之者衆預有其分而未臻其極者不得曰配擬二儀耳今方使極者爲師不極者爲貲扶其敬讓去其忮爭令彞斧鑄刃利害廢端驅百代之民出信厚之途則何萌不滋何善不

援而誣曰不算是未值其意三才等列不得取偏才之器眾生爲號不可濫無生之人故此去恨隸彼甄聖智兩精俱舉旨在於斯若喬札未能道一皇王豈獲上附伊顏猶共賴氣化宣乎下應二淹之判易於躡指又知曰人生雖均被大德不可謂之眾生譬聖人雖同稟五常不可謂之眾人夫不可謂之眾人已茂人者神明也今已均被同眾復何諱眾同故當殊其特靈不應異其得生徒忌眾名未虧眾實得無佞性染逃畏卒不能避所謂役物爲養見役養人者欲言愚慧相傾、憎算相制事由智出作非出天理是曰始矜萌起終哀鬱滅豈與足下芻黎百品共其指歸凡動而蓋流下民之性化而裁之上聖之功謹爲垣防猶患踰盜況乃罔不備設召充侈志方間所泰何議去甚故知慘物之談不得與薄夫同憂樂殺意偏好生情博所云與道爲心者博乎生情將使排虛率遂跖實莫反利澤通天而不爲惠庸適恩止廢卵事法豺獺邪推此

當作善

往也非唯自己不復委咎市卿乎庖廩且市庖之外非無御養神農所書中散所述公理美其事仲彥精其業是亦古有其傳今聞其人何必呂封劄爲稟和之性爛淪爲翼善之具哉若目編戶難齊憂鄙論未立是見二叔不咸慮周德先亡儻能伸呂遠圖要之長世則日計可滿歲功可期精靈草木果已區別遊魂之咎亦精靈之說若雖有無形天下盡有無形之有顧此惟疑宜見正定仲尼不荅有無未辨足下旣辨其有豈得同不辨之咎雖子嗜學懼未獲所附或是曉晦塗隔隱著事懸遂令明月廢照世智限心知謂必符之言體之極於固講求反意如非相盡或世人守璞受譏玉市將譯胥牽俗還說國情苟未照盡請復具伸近釋報施首稱氣數者自爲物無妄然各呂類感感類之中人心爲大心術之動隸歷所不能得及其積致於可勝原而當斷取世見據爲高證莊周云莽鹵滅裂報亦如之孫卿曰報應之勢各呂類至後身苦戒

可不敬與。慈護之人，深見此數，故正言其本，非邀其末。長美過惡，反民大順。濟有生之類，人無死之地。令慶周兆，物尊百祀。安宜祚極，子肩福限。卿相而已，常善昌收。善亦從之，勢猶影表。不慮自來，何言乎。要惠說報，疑罪勸施。俗由近驗，客情遠猜。德敷故方，罰矜功而濫咎忘賢。遺存異義，公私殊意。已備前白，若不重云。想處實陋華者，復見其居厚去薄耳。若施非周急，而期譽乃如之人，誠道之蠶。惟子之恥，臣亦恥之。

弘明
集四

又釋何衡陽達性論

聖慮難原，神應不測。中散所云：中人自竭，莫得其端。豈其淺斥，所可深抽。徒曰魏文大布，見刊異世。縢脩蠻鬚，取愧當時。故於度外之事，怯旨意裁耳。足下已審其虛實，方書之不板。獨鑒取精，難復疑問。聊寫餘懷，依答條繹。事緯殃福，義雜胡華。雖存簡章，自至煩文。過此已往，余欲無言。

荅曰若如論旨呂三畫爲三才則初擬地爻三議天位然而遯世無間非厚載之日君子乾乾非蒼蒼之稱果兩儀固託亦何取於立人但爻有中和宜應君德耳釋曰聞之前學淳象始於三畫兼卦終於六爻三畫立本三才之位六爻未變翠龍所經是呂重卦之後則呂出處明之故遞世乾乾潛藏皆行聖人適時之義兼之道也若呂初爻非地三位非天呂爲兩儀罔託立人無取未知足下前論三才周體何因而生若猶受之繫說不軼師訓何獨得之復卦喪之單象如羲文之外更有三才此自春秋新意吾無識焉且遯世乾乾雖非載覆之名一體之中未失高卑之實豈得呂變動之辭廢立本之義又知呂爻在中和宜應君德若徒有中和之父竟無中和之人則爻將何放若中和在德則不得人皆中和體合之論固未可殊越

荅曰上仁上義便是許體仁義者爲三才等又云僑札未獲上附

伊顏宜其下席則黃裳之人其猶弗及雖疎之臣高下無準故惑者未悟釋曰所云上仁上義謂兼總仁義之極可召對饗天地者耳非謂少有恥愛便爲三才前釋已具怪復是問四彼域中唯王是體知三此兩儀非聖不居易者同歸可無重惑案東魯階差僭札理不允備何由上附至位依西方準墨伊顏未獲法身故當下麗生品來諭挾姬讓釋故兩解此意冀召取了反致辭費聖作君師賢爲臣貲接暢神功影響大業行藏可共默語亦同體分至此何負蓄要議者徒見不得等位元首橫生詬恨而不知引之極地更非守節之情指斷加斯何謂無準

荅曰夫陰陽陶氣剛柔賦性圓首方足容貌匪殊惄隱配惡悠悠皆是但參體二儀必舉仁義爲端耳釋曰若謂圓首方足必同恥惄隱之實容貌匪殊皆可參體二儀蹠跖之徒亦當在三才之數邪若誠不得則不可見橫目之同便與大人同列悠悠之倫品量

難齊既云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又云力行近仁畏罪強仁若一之正位將真僞相冒莊周云天下之善人寡不善人多其分若此何謂皆是

荅曰知欲限已名器極其所假遂令惠人潔士比性於毛羣庶幾之賢同氣於介族立象之意豈其然乎釋曰名器有限良由皆體不備雖欲假之疑陽謂何含靈爲人毛羣斯不能同稟氣成生潔士有不得異象放其靈非象其生一之而已無乃誣慢

荅曰已均被同眾云云特靈之神性既異於眾得生之理何嘗違同生本於理而理異焉同眾之生名將安附若執此生名必使從眾則混成之物亦將在例邪釋曰吾前謂同於所方豈得生之可異足下荅云非謂不然又曰奚取不異之生必宜爲眾是則去吾爲眾而取吾不異豈有不異而非眾哉所已復云故當殊其特靈不應異其得生耳今荅又謂得生之理何嘗離同生本於理而理異

焉。詣問得生之理，故是陰陽邪？吾不見其異，而足下謂未嘗暨同。若存異理，非復煦蒸邪？則陰陽之表，更有受牛塗趣。三世詎宜堅立，使混成之生，與物同氣？豈混成之謂？若徒假生名，莫見生氣，則非向言之匹。言生非生，卽是有物不物。李叟此說，或更有其義。吾無詰有，頗爲未類。

答曰：謹爲垣坊云云，始云皇聖設候物之教，謹順時之經，將日反漸息泰，今復㠭方閏所泰爲難，未詳此將難鄙議爲識聖人也。釋日前觀木論，自九穀㠭下，至孔鈞不綱，始知高議謂凡有宰作，皆出聖人躬爲戶匠，㠭率先下民也。孤鄙拙意，自謂每所施爲，動必有因。聖人從爲之節，使不遷越，此二懷之大斷。彼我所不同，吾將節其奢流，故有息泰之說。足下方明備設，未知於何去甚，而中答又云未詳誰難，或自己前報。

荅曰市庖之外云云夫禋瘗爾栗宗社三牲曉腳豆俎呂供賓客七十之老俟肉而飽豈得唯陳草石取備上藥而已而憂不立者非謂洪論難持退嫌此事不可頓去於世耳釋曰神農定生周人備放既唱粒食而言上藥既用犧牢又稱贊祓祭腊之道故無定方前舉市庖之外復有御養者捐奪剗淪之滯呂明延性不一非謂經世之事皆當取備草石然芻豢之功希至百齡芝朮之懿亟聞千歲由是言之七十之老何必謝恩於肉食但自封一域者捨此無術耳想不可頓去於世猶是前釋所云不能頓奪所滯也始獲符同敢不歸美既知不可頓去或不謂道盡於此

荅曰天下寔有無形之有云云尋來旨俗不嫌有鬼嘗謂鬼宜有質得無惑天竺之書說鬼別爲生類邪昔人目鬼神爲放乃列於典經布在方策鄭僑吳札亦目爲然是召雲和六變實降天神龍門九成人鬼咸格足下雅秉周禮近忽此義方詰無形之有爲支

離之辯乎。釋曰：非唯不嫌有鬼，乃謂有必有形，足下不無是同處。有復異，是呂比及質詰，欲呂求盡，請捨天竺之說，謹依中土之經，又置別爲生類，共議登遐，精靈體狀，有無固然，宜報定典策之中。鬼神累萬，所不了者，非其名號，比獲三論，每來益眾，萬鬼畢至，竟未片荅。雖啟告周博，非解企渴，無形之有，既不匠立，徒謂支離，呂爲通說，若曰：覈正爲支離者，將曰：浮漫爲直達乎。

荅曰：後身著戒云云，未詳所謂慈護者，誰氏之子？若據外書報應之說，皆吾所謂權教者耳。凡講求至理，曾不析之聖言，多採譎怪，呂相扶翼，得無侶呂水濟乎？釋曰：慈護之主，計亦久聞其人，青呂誰子，將呂文殊釋氏，如謂報應之說，皆是權教，權道隱深，非聖不盡，雖子通識，虛亦未見其極。吾疲於推求，而足下逸於獨了，反有惡然。若權教所言，皆爲欺妄，則自然之中，無復報應。吾懦於擊決，足下烈於專斷，亦又懼焉。神高聽卑，庸可誣哉？想云聖言者必

案弘明集
由金作由
余

姬孔之誥。今之所談，皆其信順之事，而謂曾不析之，復是未經詳思來論。立姬廢釋，故吾引釋符姬答，不越間，未覺多採。由金日磾不生華壞，何限九服之外，不有窮理之人，內外爲判，誠亦難乎？若自信其度，獨思耳目，習識之表，皆爲譎怪，則吾亦已矣。

荅曰：又云：物無妄然，必曰類感。云云斯言果然，則類感之物輕重必侔，影表之勢脩短有度。致節七木，不發慈愍之心；順時蒐狩，未限慘虐之性。天宮華樂，焉賞而上升；地獄幽苦，奚罰而淪陷？唱言窮軒輊，立法無衡丘。一至於此，釋曰：影表之說，呂徵感報來意，疑不必侔，嫌其無度，卽復除福應也。福應非他，氣數所生。若減福應，卽無氣數矣。足下功存步驗，而還伐所知，想信道爲心者，必不至此。若謂不慈於土木之餌，有甚於順時之殺者，無乃大負夫人之心？黃屋玉璽，非必堯舜之情；崇居麗養，豈是釋迦之意？責天宮之賞求，地獄之罰類昔人亞夫之誥，英布之間，有味乎其言，此蓋

傳作傳

眾息心之所詳吾可得而略之

荅曰且阿保仍愛恤及潤腴良庖提刀情悅介族彼聖人者明竝日月化闢三統若合報應必符亦何妨於教而緘局羲唐之紀理閉周孔之世肇結網罟興累億之罪仍制牲牢閑長夜之罰遺彼天厭甘此芻豢曾無拯溺之仁橫成納隍之酷其爲不然宜簡淵慮若無窮神之智猶有所不盡雖高情愛奇想亦未至於侮聖釋曰知謂報應之義緘羲周之世自此推求爲不符之證羲唐邈矣人莫之詳尙書所載不過數篇方言德刑之美追記禍福之源今帝典王策猶不書性命之事而微闢文自爲古必無之斯亦師心之過也且信順殃慶咸列姬孔之籍謂之理開如小運并但言有逕并作逕乎遠近教有淺深故使智者與此而奪彼邪夫生必有欲欲必有求欲歎則爭求給則恬爭則相祟恬則相安網罟之設將燭害呂取安乎且畋漁牲牛其事不異足下前荅已知牲牢不可頓去於今

世復謂敗漁不可獨棄於古未爲通類矣好生惡死每下愈篤故者其死者順其情棄其生者逆其性至人尙矣何爲犯順而居逆哉是知不能順奪所滌故因爲之制耳聖靈雖茂無日斂懷憤之心弱喪之民何可勝論罪罰之來將物自取之事遠難致不由天廝見遺物近易耽故常芻豢是比拯溺出墮眾折所共但化物不同非道之異不盡之謬亦如過當子長愛奇本不類此

荅曰足下論仁義則云情之者少利之者多言施惠則詐其遺賢忘報在情既少孰能遺賢利之者多曷云忘報若能推樂施之士㠯期欲仁之疇演忘報之意引向義之心則義實在斯求仁不遠釋曰情仁義者寡利仁義者眾聞之莊書非直孤說未獲詳校遠見彈責夫在情既少利之者多不能遺賢易云忘報實吾前後勤勦召爲不得配擬二儀者其復非篤論所應據正若樂施忘報卽爲體仁忘報而施便爲合義可去欲字并除向名在斯不遠誰不

是慕

荅曰濟有生之類云云斯旨宏誕非本論所及無乃秦師將遁行
人言肆乎釋曰足下諭挾姬釋吾亦荅兼戎周足下已此抑彼
福及高門吾伸彼抑此云慶周兆物足下據此所見謂祚止公侯
吾信彼所聞云尊冠百神本識是爭曷云不及夫論難之本已易
奪爲體失之已外輒云宏誕求理之塗幾乎塞矣歸遁言肆或不
在此

荅曰豈其相迫居吾語子聖人在上不與百神爭長有始有卒焉
得無死之地云云釋曰豈其相迫一何務德居吾語子又何壯辭
凡爲物之長豈爭之所得非唯不爭必將下之不可見尊冠百神
便謂與百神爭長無乃取之勝數棄之體仁和謂物有始卒無不
死之地求之域內實如來趣前釋所謂勝類諸區有誠亦宜然者
也至如山經所圖仙傳所記事關世載已不可原況復道絕恆情

常作當

理隔常照必召於我不然皆常絕棄此又所不得安

荅曰夫辨章幽明研精庶物云云釋曰建省此章盛陳历代文博體周頗善師法歌誦聖世足爲繁聲計求道義未是要說耳昔在幼壯微涉羣紀皇王之軌賢智之跡側聞其略敢辱其詳惠示之篤實勤執事

荅曰何必陋積慶之延祚希無驗於來生蹲膜指謨終不竝足竊願吾子捨兼而遵一云云釋曰不陋積慶已伸信順之條貫希來生亦具感報之說藻袞大衰同周一體蹲膜指謨何爲不俱行一世理有可兼無謂宜捨

足當作
立

當作也
當作繼

荅曰蜀梁二叔也人驛胥之讐非本論所經故不復具云釋曰近此數條聊發戇端亦猶越人問布見採於前談肄業及之無相多怪然二叔爲問欲自御編巨之疑沒而不荅誠有望焉足下連國雲從宏論風行吾幽生孤說每獲痴議此之不作事有固然實由

作共

通木所供者理歟忘其煩貪復息心

弘明集四

論檢

聖人者靈照燭微理絕功外

初學記十七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宋文卷三十八

烏程嚴

顏延之

範連珠

蓋聞匹夫履順則天地不違、一物投誠則神明可交、事有微而愈著、理有闇而必昭。是㠭魯陽傾首、離光爲之反舍，有烏拂波、河伯爲之不潮。就文類聚五十七

大筮箴

余因讀易、偶意蓍龜、友人有請汎遊宦務、志卦有咎占、故作大筮。呂悟焉、先王設筮、大人盡慮、卦遭同人、變而之豫、先號後笑、初睽未遇、時至運來、當在三五、功畢官成、幾乎衍數、慶在坤宮、災在坎路、不出戶庭、獨立無懼、違此而動、投足失步、無情爾儀、靈骨有知、無曰余逆、神筴不豫、南人司筮、敢告馳驚。就文類聚七十五

右光祿大夫西平靖侯顏府君家傳銘

案顏舍延
之曾祖

嵎夷導日岱方禋春星離望合水別浸鄰少陽畜德蒼祇效神孕
憊字聖誕智息仁洙上道奧稷下儒淵乃昔宗林傾席曜筵外門
取雋接室稱賢閨則逐哀燭亦抗宣獫裁文類聚作獫彼琅邪實惟海宇
惊屬之累邪臨潮撫載濟越師大淹秦旅誰其來遷時聞遠祖青
州隱秀爰始貞居內辟鼎府外康裁文類聚作秉邦閭建節中平分竹黃
初刑清齊右政偃營區葛嶧明懿平陽聰理或裁文類聚作式荐公庭或
登宰士列美霸朝雙風千里華萼之茂於昭不已博士淵退再送
儒聘貞子七穆比世稱盛無忝汝陰有偉安定舍人孜敏亦允儲
命靖侯潛德信豈在明言則測幽歎寶靈仁親之寶大孝之榮
官必凝績學乃敦經隨難蕃穎特安閑掖扶元陟帝翼成復辟忌
滿裁婚鑾冲貶石望年靜駕樂恬延厥三祖連光眾門稟敎於時
列孝克端殊操潔景衡陰潭心理奧任不窮秩是謂高蹈山曾木

胄積荄深永惟世口、恩樹辭林碑表有毀策素匪任誦靈墳阿、
長寄風音景定建康志又略見藝文類聚五十五初學記二十一

陶徵士誄

并序

夫璿玉致美不爲池隍之寶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豈其深而
好還哉蓋云殊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隨踵而立者人
之薄也若乃巢高之抗行夷皓之峻節故已父老堯禹錦銖周漢
而齡世浸遠光靈不屬至使菁華隱沒芳流歟絕不其惜乎雖今
之作者人自爲量而首路同塵輶塗殊軌者多矣豈所召昭末景
汎餘波有晉徵士尋陽陶淵明南岳之幽居者也弱不好弄長實
素心學非稱師文取指達在眾不失其寡處言愈見其默少而貧
病居無僕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給母老子幼就養勤匱遠惟田生
致親之議追悟毛子捧檄之懷初辭州府三命後爲彭澤令道不
偶物棄官從好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定迹深棲於是乎遠灌

眭鬻蔬爲供魚菽之祭，織紺緯蕭，已充糧粒之費。心好異書，性樂
酒德，簡乘煩促，就成省曠。殆所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與。有詔
徵爲著作郎，稱疾不到。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於尋陽縣之
某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冥默福應，嗚呼淑貞！夫實已誅華名，由
謚高，苟允德義，貴賤何筭焉？若其寬樂合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
有合謚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謚曰靖節徵士。其辭曰：

物尙孤生，人固介立。豈伊時遘，曷云世及？嗟乎！若士望古遙集，韜
此洪族，蔑彼名級。睦親之行，至自非敦。然諾之信，重於布言。廉深
簡潔，貞夷粹溫。和而能峻，博而不繁。依世尙同，詭時則異。有一於
此，兩非默置。豈若夫子因心達事，畏榮好古，薄身厚志。世霸虛禮
州壤，推風孝惟義養，道必懷邦。人之秉彝，不墮不恭。爵同下士，祿
等上農。度量難釵，進退可限。長卿棄官，稚賓自免。子之悟之，何悟
之辯。賦詩歸來，高蹈獨善。亦旣超曠，無適非心。汲流舊巘，晉宇家

林晨烟暮譁春煦秋陰陳書輶卷置酒絃琴居偏勤儉躬兼貧病
人否其憂子然其命隱約就閑遷延辭聘非直也明是惟道性糾
繩幹流冥漠報施孰云與仁實疑明智謂天蓋高胡譽斯義履信
曷憑思順何賓年在中身疚維阽疾視死如歸臨凶若吉藥劑弗
嘗禱祀非恤僚幽告終懷和長畢嗚呼哀哉敬述靖節式尊遺占
存不願豐沒無求贍省訃御疎輕哀薄歛遭壤以穿旋葬而窆嗚
呼哀哉深心追往遠情逐化自爾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間
鄰舍宵盤晝憩非舟非駕念昔宴私舉觴相誨獨正者危至方則
礙哲人眷舒布在前載取鑒不遠吾規子佩爾實愀然中言而發
達眾速尤迓風先鑒身才非實榮聲有歇寂音永矣誰箴余闋嗚
呼哀哉仁焉而終智焉而斃黔婁旣沒展禽亦逝其在先生同塵
生世旌此靖節加彼康惠嗚呼哀哉

文選藝文類聚三十七

惟永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宋故蠶遠司馬濮陽太守彭城陽君卒。嗚呼哀哉。瓊少稟志節，資性忠果。奉上以誠，率下有方。朝嘉其能，故授以邊事。永初之末，佐守滑臺。值國禍，荐臻王略。中否猶虜閒，釁廟剝司充幽，并騎駕屯逼輦洛。列營緣戍，相望層潰。瓊奮其猛銳，志不違難。立乎將卒之間，以繙華裔之眾，罷困相保，堅守四旬。上下力屈，受陷。勍寇士師奔擾，棄軍爭免。而瓊誓命沈城，佻身飛鎩兵盡。人號于旗下。非夫貞壯之氣，勇烈之志，豈能臨敵引義，以死殉哉。

嘆景平之元，朝廷間而傷之。有詔曰：「故蠶遠司馬濮陽太守彭城陽君，贈給事中。振卹遺孤，以慰存亡。追寵既彰，人知慕士。無以_其贈之。」滑臺之逼，厲誠固守。投命徇節，在危無撓。古之烈節，何足以_比之哉！

義風矣。逮元嘉廖祚，聖神紀物，光照茂緒。旌錄舊勳，苟有概於貞孝者，實事感於仁明。末臣蒙固，側聞至訓，敢詢諸前典，而爲之誄。其辭曰：

貞不常祐、義有必甄。處父勑君、怨在登野。苦夷致果、題子行間。忠壯之烈、宜自爾先。舊勳雖廢、色氏遂傳。惟邑及氏、自溫徂陽。孤績既降、晉族弗昌。之子之生、立續宋皇。奉猛沈毅、溫敏肅良。如彼竹柏、負雪懷霜。如彼駢駢、配服驂衡。邊兵喪律、王略未恢。函陝堙阻、瀍洛蒿萊。朔馬東發、胡風南埃。路無歸轉、野有委骸。帝圖斯艱、簡兵授木。寔命陽子、佐師危臺。襟彼危臺、在滑之坰。周衛是交、鄭翟是
是爭。昔惟華國、今實邊亭。憑蠻結關、負河繫城。金柝夜槩、和門晝局。料敵厭難、時惟陽生。涼冬氣勁、塞外草衰。渴矣獯虜、乘障犯威。嗚駿橫厲、霜銷高革。軼我河縣、俘我洛畿。攢鋒成林、投鞍爲圍。翳翳窮壘、噭噭羣悲。帥老變形、地孤援闊。卒無半菽、馬實掛株。守未焚衝、攻已濡褐。烈烈陽子、在困彌遼。勉慰疲傷、拊巡羸渴。力雖可窮、氣不可奪。義立邊疆、身終鋒栝。嗚呼哀哉。賣父殉節、魯人是志。剖督效貞、晉策攸記。皇上嘉悼、思存寵異。於以贈之、言登給事疏。

爵紀庶恤孤衷嗣嗟爾義士沒有餘喜嗚呼哀哉

文選藝文類
卷四十八

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

惟元嘉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大行皇后崩于顯陽殿。粵九月二十六日將遷座于長寧陵禮也。龍輶裁文類輶繩縹容翟結駿皇塗昭列裁文類作曠神路幽嚴。皇帝親臨祖傳。朝瞻宵載。飾遺儀於紝旛。淪徂音乎珩珮。悲黼筵裁文類作翼之移御。痛輦倫之重臨。降輿客位。撤奠殯階。乃命史臣累德述懷其辭曰。

倫昭饒異。有物裁文類作惣。有惡。圓精初鑠。方祇始凝。昭哉世族。祥發慶膺。祕儀景胄。圖裁文類作圖。光玉繩。昌暉在陰。柔明將進。率禮蹈和。稱詩納順。爰自待年。金聲夙振。亦旣有行。素章增綺。象服是加。言觀維則。俾我王風。始基嬪德。惠裁文類作惠。問川流芳猷。潤集方江。弭漢載謠。南國伊昔。不造鴻化。中微用集。寶命仰附天機。擇位公宮。登曜紫闈。欽若皇姑。允迪前徵。孝達憲親。敬行宗祀。進思才淑。仲

綜圖史、發音在詠、動容成紀、壺政樞宜、房樂韶

宋書作昭

理坤剛順成

星軒潤飾、德之所祖、惟深必測、下節辰臘、上清朓側、有來斯雍、無

思不極、謂道輔仁、司化莫暎、象物方外、昭被告洽、太和既融、收

類聚

華委世

作依

南殷長陰、椒塗弛衛、嗚呼哀哉、戒涼在建

宋書

律杪秋

卽安、霜夜流唱、曉月升魄、八神警引、五輅遷迹、嗷噭儲嗣、哀哀列

辟灑零玉墀

雨潤丹拔、撫存悼亡、感今懷昔、嗚呼哀哉、南背因門

北首山闢、僕人案節、服馬顧轍、遙酸紫蓋、眇泣素軒、滅絲清都、夷

體壽原邑、軒淪藪戎、夏悲謹

藝文類聚作欵

來方可述、往駕弗援、嗚呼哀

哉、文選又宋書文帝袁皇

后傳執文集歌十五

爲張湘州祭虞帝文

推哲化神、繼天作聖、藏器漁陶、致身愛敬、是㠭二妃廣德、九子觀
命、在麓不迷、御衡㠭正、唐麻旣終、虞道乃光、容堯授禹、素俎采堂、
百齡厭世、萬里陟方、敬詢故老、欽容聖君、職奉西湘、虔屬南雲、神

之聽之匪澑伊輩

載文類
歌十一

祭屈原文

惟有宋五年月旦，湘州刺史吳郡張邵恭承帝命，建旗舊楚，訪懷沙之淵，得捐珮之浦。弭節羅潭，駕舟汨渚，乃遣戶曹掾某敬祭故楚三閭大夫屈君之靈。蘭蕙而摧，玉緝則折，物忌堅芳，人諱明潔。日若先生，逢辰之缺，溫風怠暭，飛霜急節。羸半邁絲，昭懷不端謀，折儀尚貞，蕙椒蘭身。絕郢闕，述徧湘天，比物荃荪，連類龍鸞。聲溢金石，志華日月，如彼樹芳，實穎實發。望汨心歛，瞻羅思越，藉用可塵，昭忠難闕。文選宋書
屈延之傳

禫祭弟文

閨柏窮野，啟殯中荒。靈影夙滅，筵寢虛張。人往運來，自秋徂陽。蕃蘭落色，宿草滋長。孰云不痛，辭家去鄉。爾之於役，爰適茲邑。上秋告來，方春佇立。如何不取吉壤，凶集六親。憶心姻朋浩泣，我雖載

奔伊何云及永懷在昔追亡悼存惟兄及弟瞻母望昆生無榮艷沒望歸魂令魄吉兆祖廟東旋靈輶次路嚴舟在川廓然何及痛矣終天藝文類聚二十一

顏竣

竣字士遜延之子元嘉中爲太學博士太子舍人出爲孝武撫軍主簿隨府轉安北鎮軍北中郎主簿又隨府遷南中郎記室參軍孝武舉義轉諮議參軍領錄事及卽位召爲侍中尋遷左衛將軍封建城縣侯轉吏部尚書領驍騎將軍兼領軍將軍丹陽尹加散騎常侍又加中書令固讓復爲吏部尚書領太子左衛率未拜丁憂起爲右將軍丹陽尹出爲東揚州刺史忤旨免大明三年下獄賜死有集十四卷

譲中書令表

虛竊國靈坐招禁要聞命慚惶形震越臣東州凡鄙生微於時

長自閭闈不窺官轍門無富貴志絕華伍直呂委身墮畝飢寒交
切先朝陶均庶品不遺恩賜得免耕稅之歎廁仕進之末陛下盛
德居藩總攬英異越召不才超塵清軌奉躬歷僉勢效莫昔仰恃
曲成之仁畢願守宰之秩豈期天地中閼殷憂啟聖倚附興蓮擢
景神塗雲飛海沐冠絕倫等曾未三昇殊命八萃詳料當此則臣
不應科疇言勤良則臣與作貴方欲諱款皇輒降階盛序徵已固
言少微身誠而制書猥下爵樹彌隆臣小人也不及遠謀竊利之
來何能居約徒呂上漬天明下汨羣議失謗之耻體必在邇今之
過授呂先微身苟曰非據危辱將及十手所指諭等有旨所召藉
寐蔬蓬雜榮苦疾者也伏願陛下察其丹誠矜其疾願絕會收恩
日全恩分則造化之施方茲爲薄朱君傳

張暢卒官表

張暢遂不救疾東南之秀蚤樹風範閭閻悽惻深切常懷

宋書卷第十九

楊傳案楊有傳前
篇在四十六不載此表

奏薦孔覲王或爲散騎常侍

常侍華選職任俟才新除臨海太守孔覲意業閑素司徒長史王或懷尙清理竝任爲散騎常侍宋書孔覲傳李建三
史部尚書顏峻奏

郊廟樂議

德業殊稱則于羽異容時無治制故物有損益至於禮失道聲稱習忘反中興釐運視聽所革先代謬章宜見刊正郊之有樂蓋生周易周官歷代著議莫不援準夫埽地而祭器用陶匏唯質與誠㠭章天德文物之微理固不然周官曰國有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又曰四圭有邸㠭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㠭祀地旅四望四望非地則知上帝非天孝經云郊祀后稷㠭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㠭配上帝則豫之作樂非郊天也大司樂職奏黃鍾哥大呂舞雲門㠭祀天神鄭注天神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㠭夏正月祀其所

受命之帝於南郊，則二至之祀又非天地。攷之眾經，郊祀有樂，未見明證。宗廟之禮，事炳載籍，爰自漢元，迄乎有晉，雖時或更制，大抵相因，其惟不襲名號而已。今樂典淪滅，知音世希，改作之事，臣聞其詰。正德大豫，禮容具存，宜殊其徽號，飾而用之。召正德爲宣化之舞，大豫爲興和之舞，庶足召光表烈，悅被後昆。前漢諸祖宗廟處所各異，主名既革，舞號亦殊。今七廟合食，庭殿共所，舞蹈者德廣無外，六代四夷之舞，金石絲竹之樂，宜備奏宗廟。愚謂蒼見通典一肅祇議合於典禮，適於當今。宋書樂志一孝建二年九月散騎常侍丹陽尹建城縣間國侯顏峻議又

與虜互市議

愚曰：爲與虜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何召言其然，夷狄之欲侵暴，正苦力之不足耳。未嘗拘制信義，用輒其謀。昔年江上之役，乃是

和親之所招、歷稔交聘、遂求國婚、朝廷厲廉之義、依違不絕、既積歲月、漸不可誣、默心無厭、重旨忿怒、故至於深入、幸今因兵交之後、華戎隔判、若言互市、則復開襄倣之萌、議者不過言互市之利在得馬、今乘此所重、得彼下駟千匹、臣上尚不足言、況所得之數、裁不十百耶、一相交關、卒難閉絕、寇負力、玩勝、驕黠已甚、雖云互市、實覩國情、多贍其求、則桀傲罔已、通而爲節、則必生邊虞、不如塞其端瀝、杜其熾望、內修德化、外經邊事、保境自觀、其釁於事爲長、

宋書顏峻傳元嘉二十八年崩
自彭城北歸復求互市峻議

鑄四銖錢議

泉貨利用、近古所同、輕重之議、定於漢世、魏晉已降、未之能改、誠已貨物既均、改之僞生故也、世代漸久、弊運頓至、因革之道、宜有其微、今云開署放鑄、誠所欣同、但慮採山事絕、器用日耗、銅既轉少、器亦彌貴、設器直一千、則鑄之減半、爲之無利、雖令不行、又云

去春所禁一時施用是欲使天下豐財若細物必行而不從公鑄利已既深情爲無極私鑄翦鑿書不可禁五銖半兩之屬不盈一年必至於盡財貨未贍大錢已竭數歲之間悉爲塵土豈可令取弊之道基於皇代今百姓之貨雖爲轉少而市井之民未有嗟怨此新禁初行品式未一須臾自止不足日垂聖慮唯府藏空匱實爲重憂今縱行細錢官無益賦之理百姓雖贍無解官乏唯簡費去華設在節儉求贍之道莫此爲貴然錢有定限而消失無方剪鑄雖息終致窮盡者亡應官閭取銅之署絕器用之塗定其品式日月漸鑄歲久之後不爲世益耳

宋書頽
坡傳

鑄二銖錢議

議者將爲官藏空虛宜更改鑄天下銅少宜減錢式日救交弊振國紓民患已爲不然今鑄二銖恣行新細於官無解於乏而人姦巧大興天下之貨將靡碎至盡空立嚴禁而利深難絕不過一二

年間其弊不可復救其甚不可一也今鑄鑄有賴得一二億理縱復得此必待彌年歲暮稅登財帛罄革日用之費不贍數月雖權微助何解乏邪徒使姦民意驕而賄厭愆謀此又甚不可二也民憲大錢之改兼畏近日新禁市井之間必生喧擾違利未聞切患狠及富商得志貧民困窘此又甚不可三也若使爻益深重尙不可行況又未見其利而眾弊如此失算當時取謫百代乎宋書前後傳

爲世祖檄京邑

夫運不常隆代有莫大之釁爰自上葉或因多難日成福或階昏虐呂兆亂或由君臣義合理悖恩離故堅冰之邇每鍾澆末未有日道御世教化明厚而當梟獍反噬難發天屬者也先帝聖德在位功格區宇明照萬國道洽無垠風之所被荒隅變識仁之所動木石開心而賊劭乘藉冢嫡夙蒙寵樹正位東朝禮絕君后凶慢之情發於詔辭猶忍之心成於幾立賊濬險躁無行自幼而長交

相倚附。共逞奸回。先旨呂王室不造。家難亟結。故含微容。隱不彰。其釁訓誘敗告。莫能革音。何悟狂慝不悛。同惡相濟。肇亂巫蠱。終行弑逆。聖躬離荼毒之痛。社稷有翦墜之哀。四海崩心。人神泣血。生民日來。未聞斯禍。奉諱篤號。肝腦塗地。煩冤脢臆。容身無所。大將軍諸王。幽閑窮省。存亡未測。徐僕射江尚書袁左率。皆當世標秀。一時忠貞。或正色立朝。或聞逆弗順。竝橫分階闈。懸首都市。宗黨夷滅。豈伊一姓。禍毒所流。未知其極。昔周道告難。齊晉勤王。漢歷中圯。虛卒立節。異姓未屬。猶或亡軀。況幕府職同。昔人義兼臣子。所曰枕戈嘗膽。苟全視息。志梟元凶。少雪仇恥。今命冠軍將軍領谷議中直兵柳元景。蓋朔將軍領中直兵馬文恭等。統勁卒三萬。風馳徑造石頭。分趨白下。輔國將軍領谷議中直兵宗慤等。勒甲楯二萬。征虜將軍領司馬武昌內史沈慶之等。領壯勇五萬。相尋就路。支軍別統。或焚舟破釜。步自姑熟。或迅檝蕪湖。入據雲陽。

凡此諸帥皆英果權奇智略深贍名震中土勳暢遐邇幕府親量
精悍二十餘萬授律枕戈略驛繼邇司徒徵哲淵謀赫然辰發徵
甲八州屯起荆郢冠軍將軍誠質忠烈協舉奮勦漢陰冠軍將軍
朱脩之誠節亮款悉力請奮利雖百萬稍次近塗獨漢之卒續已
出境又安東將軍誕平西將軍遵考前撫軍將軍肅思話征虜將
軍魯爽前監朔將軍王玄謨竝密信俱到不契同期傳檄三吳馳
軍京邑遠近俱發揚裕萬里樓艦騰川則滄江霧咽銳甲赴野則
林薄搖根謀臣智士雄夫毅卒畜志須時懷憤待用先聖靈澤結
在民心逆順大數冥發天理無父之國天下無之羽檄既馳華夷
響會召此眾戰誰能抗禦自此義動何往不捷況逆醜無親入鬼
所背計其同惡不盈一旅崇極羣小是與比周哲人君子必加精
忌傾海注螢燭山壓卵商周之勢曾何足云諸君或奕世貞賢身
倣皇渥或勳烈肺腑休否攸同拘逼凶勢俛眉寇手含憤茹感不

可爲心。大軍近次，威聲已挫，便宜因變立功，洗雪滌累。若事有不獲，能背逆歸順，亦其次也。如有守迷，遂往黨一凶類，則茲無赦戮。及五宗賞罰之科，信如日月。原火一燎，異物同灰。幸求多福，無詭後悔。書到宣告，咸使聞知。宋書元凶劭傳案顏延之傳劭召延之筆也又顏峻傳云世祖入計在總納外將造檄書

几贊序

今上在彭城賜金制臥几

藝文類聚八十九

顏淵

史作

淵，延之次子，爲江夏王義恭司徒錄事參軍，有集十一卷。

山石樞賦

風觸枝而翻蘋，雨淋條而殞芬，環青軒而燧列，繞翠波而星分，視

柄羽之失榮，顧彤霞之無文。

藝文類聚八十六

大司馬江夏王賜緹葛啟

冰飄風絲事膺盛服

御覽八百十
九引顏淵集

梔子贊

濯雨時摘素當飄獨含芬

說文氣聚
殊未紀銷落見誰聞
八十九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宋文卷三十八終

全宋文卷三十九

烏程嚴可均校輯

王玄謨

玄謨字彥德，太原祁人。義熙中武帝臨徐州，辟爲從事史。景平末謝晦爲荊州，請爲南蠻參軍。武昌太守元嘉中補長沙王義欣鎮軍中兵參軍，領汝陰太守。後爲興安侯義賓輔國司馬彭城太守。加寧朔將軍。元凶弑立，已爲益州刺史。孝武卽位，除徐州刺史，加都督假輔國將軍，拜豫州刺史，前將軍封曲江縣侯。免，尋復爲豫州刺史，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後爲金紫光祿大夫，領太常等領起部尚書，又領北選，遷平北將軍、徐州刺史，轉領軍將軍。前廢帝卽位，徙青冀二州刺史。明帝卽位，除大將軍江州刺史，尋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軍，遷南豫州刺史。卒年八十一，謚曰莊公。

論彭城表

彭城南屆大淮左右清汴城隍峻整襟帶衛周又自淮以西襄陽
呂北經塗三千達於濟岱六州之民三十萬戶實由此境

請用楊頭爲西秦州假節表

被敕令臣遣使與楊元和楊頭相聞并致信餉卽遣中軍行參軍
呂智宗齋書并信等亦自遣使隨智宗及頭語智宗頃破家爲國
母妻子弟并墮沒虜中不顧孝道陳力邊捍竭忠盡誠未爲朝廷
所識若呂元和承統宜授王爵若呂其年小未堪大任則應別有
所委頃來公私紛紜華戎交構皆此之由臣伏尋頭元嘉呂來實
有忠誠於國乘親遺愛誠在可嘉氏羌負遠又與虜咫尺急之則
反緩之則忽觀頭使人言語不敢便望仇池公所希政在西秦州
假節而已如臣愚見蕃捍漢川使無虜患頭實有力四千戶荒州
殆不足資元和小弱若未可專委復數年之後必堪嗣業用之不

難若才用不稱則應歸頭若葫蘆不守漢川亦無立理宋書氐胡年石楊元和爲征虜將軍楊頭爲輔國將軍元和年小才弱不能綏御所部頭母妻子弟皆爲虜執頭至誠奉順無所懷願雍州刺史王謨上表上不許案孝武紀孝建二年十月呂王玄謨爲雍州刺史氏胡傳作王謨有脫今校正

領汝陰太守上疏

王述始聞隨復淪塞非惟天時抑亦人事虎牢滑臺非惟將之不貞抑亦本之不固本之不固皆由民憚遠役臣請曰西陽之魯陽襄陽之南鄉發甲卒分爲兩道直趣滑臺征士無遠僑之思吏士有屢休之歌若欲曰東國之眾經營牢洛道途既遠獨克實難宋書王玄謨傳元嘉中領汝陰太守時虜攻陷滑臺執朱脩之曰歸玄謨上疏

臨雍州上言

所統僑郡無有境土新舊錯亂租課不時宜加并合

南史十六

墾起湖田議

小民貧匱遠就荒疇去舊卽新糧種俱闕習之既難勸之未易謂

宜微加資給使得肆勤明力田之賞申怠惰之罪

宋書孔靖傳大明初靈符表徒

無貲之家於餘姚鄧鄉三縣界龜起湖田太常王玄謨議

報南郡王義宣書

頻奉二誥伏對戰駭先在彭泗聞諸將皆云必有今日之事呂岱意量謂無此理去年九月故遣參軍光僧爰脩書表心并密陳入相之計欲使周旦之美復見於今豈意理數難推果至於此昔因幸會蒙國士之顧思報厚德甘起泉壤豈謂一旦事與願違公崇長姦回自放西服信邪細之說忘大節之重溺流狡之志滅君親之恩狎玩極寵越希非覬祖宗世祀自圓顛覆瞑目行事未有如斯之甚者也乃復枉草書檄遠示見招此則丹心微款未亮於高鑑赤城幽志虛惑於平日環念周回始悟知己之爲難也公但念提職在昔不思善教有本徒見徐魯去就未知仗義有人豈不惜哉有臣則欲其忠誘人而導諸逆君子忠恕其如是乎苟不忠恕

則擇木之翰、有所不集矣。夫挑妾者愛其易、求妻則敬其難。若承
命如響、將焉用之。原轂存輿、無禮必及。竊恐荆鄖之士、已當潛試
其懷、非皇都陋臣、秉義不徒。公雖心迷途往、猶願勉述良圖、抑撫
軍忠壯慷慨、亮誠有素。新亭之勲、莫與爲等。而妄信姦虛、坐相貶
謗、不亦惑哉。幸承人乏、夙誠前驅、精甲已次近路、鎮軍駱驛繼發。
太傅驃騎嗣董元戎乘輿親御六師威靈遐振人百其氣慕義如
林舟騎雲回赫奕千里輒屬鞬秉銳與執事周旋授命當仁理無
所讓夫君道既盡民禮亦絕執筆裁答感慨交懷宋書南郡王義宣傳時討義宣
遺豫州刺史王玄謀舟師頓梁山洲內東西兩岸爲御月城營柵甚固義宣屢與玄謀書要令降玄謀書報

馳信告柳元景

西城不守唯餘東城眾寡相懸請退還姑熟更議進取

宋書垣譏之舊

孟靈休

靈休平昌人晉丹陽尹昶子封臨汝公官至祕書監

與何勸書

劉邕向願見斂，遂舉體流血。

宋書劉穆之傳穆之孫邕嗜食齋病
詣孟憲休憲休先患瘻瘍瘍木落者

悉拔取呂節邕既去靈休與何勸書
無忌之子爲侍中封安成公又見南史十五

垣護之

護之字彥宗略陽桓道人初從武帝征司馬休之爲世子中軍
府長史兼行參軍永初中補奉朝請元嘉初爲殿中將軍北高
平太守遷宣威將軍鍾離太守尋加建武將軍領濟北太守孝
武起義召爲寧遠將軍冀州刺史孝建初徵爲游擊將軍加輔
國將軍遷寧朔將軍徐州刺史封益陽縣侯免復爲游擊將軍
遷大司馬輔國將軍南東海太守未拜復督青冀二州諸軍事
益遠將軍青冀二州刺史鎮歷城進寧朔將軍兼督徐州諸軍
事大明中徵爲右衛將軍轉西陽王子尚撫軍司馬臨淮太守
出爲持節督豫司二州諸軍事輔國將軍豫州刺史淮南太守

免大明八年復起爲太中大夫未拜卒年七十謚曰壯侯與到彥之書諫回師

外聞節下欲回師反旆竊所不同何者殘虜畏威望風奔逃八載
侵地不戰克復方當長驅朔漠窮墟遺魄况乃自送無假遠勞宜
使竺靈秀速進滑臺助朱脩之固守節下大軍進據河北則牢洛
遊魂自然奔退且昔人有連年攻戰失眾乏糧者猶張膽爭前莫
肯輕退況今青州豐穰濟漕流通士馬飽逸威力無損若空棄滑
臺坐喪成業豈是朝廷受任之旨宋書垣之傳

馳書勸王立謀急攻滑臺

昔武皇攻廣固死沒者亦眾況事殊曩日豈得計士眾傷疲願召
屠城爲急宋書垣之傳

垣襄祖

襲祖護之子爲淮陽太守孝武召事徙之嶺南護之不食而死

帝疾篤遣使至嶺南殺之。

臨死與從弟榮祖書

弟嘗勸我危行言遜今果敗矣

南齊書 廖榮祖傳 南史二十五

劉式之

式之字延叔東莞莒人晉僕射劉穆之次子爲相國中兵參軍入宋遷太子中舍人黃門侍郎益州將軍宣城淮南二郡太守入爲太子右衛率左衛將軍吳郡太守卒贈征虜將軍德陽縣侯謚曰恭

諸官出行分道議

每至出行未知制與何官分道應有舊科法唯稱中丞專道傳詔荷信詔喚眾官應詔者行得制令無分別他官之文既無畫然定則準承有疑謂皇太子正議東儲不宜與眾同例中丞應與分道揚州刺史丹楊尹建康令竝是京輦土地之主或檢校非違或赴

救水火事應神速不宜稽駐亦合分道又尋六門則爲行馬之向
且禁衛非遠竝山二衛及領軍宋詳京尹建康令門內之徒及公
事亦得與中丞分道與不其準參告儀告報參詳所宜分道聽如
臺所上其六門內旣非州郡縣部界則不合依門外其尚書令二
僕射所應分道亦悉與中丞同宋書禮志二通典二十四元嘉十二年有司奏御史中丞劉式之議

劉瑀

瑀字茂琳武之第三子元嘉中爲南徐州別駕從事史遷從事
中郎領淮南太守出爲寧遠將軍益州刺史孝武卽位召爲御
史中丞除司徒左長史遷御史中丞轉右衛將軍除輔國將軍
益州刺史坐事免起爲東陽太守遷吳興太守大明二年卒謚
曰剛子有集七卷

奏彈蕭惠開

非才非望非勳非德

南史十五

奏彈王僧達

廢藉高華人品冗末

宋書劉穆之傳南史十五

與顏峻書

朱脩之三世斂兵一旦居荊州青油幙下作謝宣明面見向使齊帥召長刀引吾下席於吾何有政恐匈奴輕漢耳

宋書劉穆之傳南史十五

記二
十五

與親故書

吾家黑面阿秀遂居劉安眾處朝廷不爲多士

宋書劉穆之傳南史十五

之爲丹楊尹瑞

又與親故書

劉秀之

秀之字道實穆之從兄子少帝末除駒馬都尉奉朝請文帝時除撫軍江夏王義恭平北彭城王義康參軍出爲無錫陽羣邑程令遷建康令除尚書中兵郎重除建康令尋武陵襄陽邑爲

撫軍錄事參軍襄陽令改領廣平太守除督梁南北秦三州諸
軍事、監遠將軍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孝武卽位，遷使持
節督益、盩二州諸軍事、監朔將軍益州刺史，進號征虜將軍，改
督爲監，封康樂縣侯。尋遷監郢州諸軍事、郢州刺史，徵爲右衛
將軍，遷丹陽尹。又遷尚書右僕射，領太子右衛率，出爲使持節、
散騎常侍、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
安北將軍、監蠻校尉、雍州刺史。大明八年卒，贈侍中司空，謚曰
忠成公。

北征上疏

自今月十二日入泗口，緣道把沙開溝，日夜繼日，日才行十餘里。
或七八里。北堂書鈔一百五十
九引宋元嘉起居注

民殺長吏議

律文雖不顯民殺官長之旨，若值赦但止徙送，便與悠悠殺人，曾

無一異民敬官長比之父母行害之身雖遇赦謂宜長付尙方窮

其天命家口令補兵

宋書劉秀之傳大明四年改定制令疑民殺

云又見南

長吏科議者謂值赦宜加從送秀之呂爲云

使十五

申恬

恬字公休

御覽六百三十四引魏書作字道獻徐爰宋書作字道憐

郡魏人義熙末爲驃騎道憐參軍

宋書劉秀之傳大明四年改定制令疑民殺

武帝受禪拜東宮殿中將軍元嘉中轉員外散騎侍郎出

爲綏遠將軍下邳太守轉北海加寧遠將軍又爲北譙梁二郡

太守遷督魯東平濟北三郡軍事太山太守臨川王義慶鎮江

陵爲平西中兵參軍又爲衡陽王義季安西參軍加寧朔將軍

召拜太子屯騎校尉召母憂去職起督冀州青州之濟南樂安

平原三郡諸軍事揚烈將軍冀州刺史加濟南太守召兵敗徵

還起爲通直常侍授寧朔將軍山陽太守孝武卽位遷青州刺

史尋加督徐州之東莞東安又督冀州遷豫州刺史孝建三年

卒年六十九

上換郡事宜表

伏聞朝恩當加臣濟南太守仰惟優旨荒心散越臣殃咎之餘遭
蒙踰忝寵私罔已復承今授豈其愚迷所能上答臣近至止卽履
行所統究其形宜河濟之間應置戍屯其中四處急須修立瓮口
故城又是要所宜移太原委官邊事緣山諸邇並得除省防衛綏
懷利便非一呂綽誠效益若深同臣意百姓聞者咸皆附讐急有
同異二三未宜但房紹之莅郡經年軍民狃狃改舊帶臣有乖永
事遠牽太原於民爲苦而貧口之計復成交互人情非樂容有不
安疆場威刑患不開廣若得依先處分公私允新宋書申恬傳

蕭思話

恩話南蘭陵人孝懿皇后弟子義熙末除琅邪王大司馬參軍
轉相國參軍永初二丁父憂去職服闋拜羽林監襲爵封陽縣

侯轉宣威將軍彭城沛二郡太守元嘉初謝晦爲荊州請爲司馬不就遷中書侍郎振武將軍青州刺史召避虜徵下廷尉起爲橫野將軍梁南秦二州刺史加節進號蠶翊將軍遷臨川王義慶平西長史南蠶校尉又除衡陽王義季安西長史遷蠶校尉雍州刺史襄陽太守入爲侍中領太子右衛率尋改領左衛將軍南徐州大中正復出爲蠶蠶校尉雍州刺史遷護軍將軍代孝武爲撫軍將軍充徐二州刺史免元凶弑立復先職孝武卽位官爲散騎常侍中書丹陽尹出爲鎮西將軍郢州刺史孝建二年卒贈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穆侯

奉世祖牋

下官近在歷下始奉國諱所承使人不知閑狹旣還在路漸有所聞猶謂人倫無容有此私懷感慨未敢在言奉被今赦果出慮表重增哀惋不能自勝此實天地所不覆載人神所不容忍率土民

氓莫不憤咽。況下官蒙荷榮渥義，兼常志。此月五日，被驛使追命。騎還朝，切齒拊心。輒已鍾疾，雖百口在都，一非所願。正欲遣啟受規略，會奉今旨，悲懼兼情。伏承司徒英闢電發，殿下神武霜斷，威質忠義並到。不謀同時，仗順治流，席卷江甸，前驅風邁。已應在近。下官復練始集，遣輔國將軍申坦、龍驤將軍梁坦之，軍分配精甲五千，申坦爲統，便召卽日水陸齊下。下官悉率文武駿驛繼發。馮威策，懷勢同振朽，開泰有期。悲欣交集。宋書蕭思話傳。元因弑立
思話卽率部曲還彭城起義。召應世祖遣使奉賜。

書

一月三日恩話白。節近說寒切，足下復何如。比何一涉道久，當諸惡邪。少首望近，吾所患猶爾。恩話白。淳化間帖四

蕭惠開

惠開，恩話子。初爲祕書郎，轉太子舍人，尚書水部郎。始興王濬

征北主簿、南徐州治中從事史、徙汝陰王友，又爲南徐州別駕。中書侍郎江夏王義恭大將軍大司馬從事中郎。孝建初爲太子中庶子，轉黃門侍郎。免尋除中庶子，丁父艱，服闋除司徒左長史。大明初出爲海陵王休茂北中郎長史、寧朔將軍、襄陽太守、行雍州州府事，襲爵封陽縣侯。還爲新安王子鸞冠軍長史，行吳郡事，遷豫章內史，入爲尚書吏部郎，不拜。徙御史中丞，進侍中。母憂去職，起爲輔國將軍、青冀二州刺史，不行。改督益寧二州刺史。明帝卽位，進號冠軍將軍，又進平西將軍，改督爲都督。尋除晉平王休祐驃騎長史、南郡太守，入爲少府，加給事中。又除巴陵王休若征西長史、寧朔將軍、南郡太守，未拜卒。有集七卷。

求解職表

陛下未照臣恩，故引參近侍，臣已職事非長，故委能何偃。凡諸當

不，不敢參議。竊見積射將軍徐沖之爲假命所黜，臣愚懷謂有可
申，故聊說微異。僥倖恃恩使貴，欲使人靡二情，便訶脣主者，手定文
案，割落臣議專載己辭。雖天照廣臨，竟未見察臣理，違顏咫尺，致
茲壅濫，則臣之受劾，蓋何足悲。但不順侍中，臣有其咎，當而行之。
不知何過，且議之不允，未有彈科。省心揆天，了知在宥。臣不能謝
愆右職，改意重臣，刺骨鑠金，將在旦夕。乞解所忝，保嚮私庭。

宋書
蕭惠開

斬吉翰子啟

吉爲劉義宣所遇，交結不逞，向臣訕毀朝政，輒已戮之。

南史
十八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督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宋文卷三十九終

全宋文卷四十

烏程嚴可均校輯

徐爰

智文
作李玉
數錄

初名瑗，南琅邪開陽人。仕晉爲琅邪王大

司馬府中典軍。至宋元嘉中，累遷殿中侍御史。轉南臺侍御史。始興王濬後軍，遷員外散騎侍郎。孝建初，補尚書水部郎。轉殿中郎。進尚書右丞。遷左丞。大明中，領著作郎。還游擊將軍。景和初，爲黃門侍郎，領射聲校尉。封吳平縣子。泰始初，例削封，改領長水校尉，兼尚書左丞。尋除太中大夫。徙付交州，還除南康郡丞。後廢帝卽位，呂爲南濟陰太守。除中散大夫。元徽三年卒。年八十二。有宋書六十五卷，集十卷。

藉田賦

衍參途之廣闊，眇道路之悠遠。增華畢之未驚渺，同方其已反。初學

隱千軒。石風行。闢萬轡。而霧轉。白日麗晷。乎桑野。大駕稅幸。乎疆
畊。同上

議國史限斷表

臣聞虞史炳圖原光被之美。夏載昭策先隨山之勤。天飛雖王德所至。終陽固有資田。蹤神宗始於俾乂。上日兆於納揆。其在殷頌長發立王。受命作用。寔唯離伯。考行之盛。則振古之弘軌。降逮二漢。亦同茲義。基帝冊乎豐郊。紹祚本於昆邑。魏官武命。國志晉官。宜啟陽秋。明黃初非更姓之本。太始爲造物之末。又近代之令準式。遠之鴻規。典謀繙邈。紀傳成準。善惡具書。成敗畢記。然餘分紫色。滔天泯夏。親所芟夷。而不序於始傳。涉聖卓紹。烜起雲騰。非所誅滅。而顯冠乎首述。豈不呂事先歸之前錄。功偕著之後撰。伏惟皇宋承金行之澆季。鍾經綸之屯極。攤玄光。召鳳翔。秉神符。而龍

舉刺定鯨鯢，大人告屬晉嶽，數終上帝臨宋使應奄膺紘宣，對越神工而恭服勤於三分，讓德過於不嗣。其爲巍巍蕩蕩，赫赫明明，歷觀邈聞，莫或斯等。宜依銜書改文，登舟變號，起元義熙，爲王業之始，載序宣力，爲功臣之斷，其僞玄篡竊，同於新莽，雖靈武克殄，自詳之晉錄及犯命干紀，受戮霸朝，雖搃禪之前，皆著之宋策。國典體大，方垂不朽，請外詳議。伏須遵承。宋百餘爰傳先是元嘉中又使山謙之蘇寶生滅成之六年正月爰終其業因上表於是内外同爰議

皇子出後告廟議

國之大事，必告祖廟。皇子出廟，不得謂小。昔第五皇子承統廬陵，備告七廟。宋書禮志曰孝建三年五月兼右丞殿中郎徐爰議

鑄四銖錢議

貴貨利民，載自五政，開鑄流圖，法成九府。民富國實，效立化光。及時移俗易，則通變適用。是古周漢倣遷，隨世輕重，降及後代，財豐

用足，因條前寶無復改冊。年歷既遠，喪亂屢經，堙焚翦毀，日月銷滅。貨薄民貧，公私俱困，不有革造，將至大乏。謂應式遵古典，收銅鑄鑄，納贋刊刑，皆在往策。今宜召銅贋刑，隨罰爲品。宋書顏峻傳孝建三年

防禦索虜議

詔旨虜犯邊塞，水陸遼遠，孤城危棘，復不可置。臣召戎虜猖狂狡焉，跋扈列卒，擬俟伺視，閒隙不勞大舉，終莫永竝。然連於千里，費固巨萬，而中興造創資儲未積，是召齊斧徘徊，朔氣稽埽。今皇運洪休，靈威遐幅，蠢爾遺燼，懼在誅翦。思肆蜂鼓，已表有餘，雖不敢深入濟浦，或能草竊邊塞，羽林鞭長，太倉遙阻，救援之日，勢不相及。且當使緣邊諸成練卒嚴城，凡諸督統，聚糧蓄田，算計資力，足相抗擬。小鎮告警，大督電赴，鳩壁邀斷，州郡犄角，儻有自送可使匹馬不反。詔旨胡騎倏忽，抄暴無漸，出耕見虜，野糧資寇，比及少半，軍實無疑。江東根本，不可供竭，宜立何方，可召相贍。臣召爲方

鎮所養官宜且田且守若使堅壁而春艱輶机清野而秋登莫攝私無生業公成虛聲遠引根本二三非宜救之之術唯在盡力防衛來必拒戰去則邀蹶據險保隘易爲首尾胡馬旣退則民豐廩實比及三載可召長驅詔旨賊之所向本無前謀兵之所進亦無定所比歲戎成倉庫多虛先事聚眾則消費糧粟敵至倉卒又無召相應臣召爲推鋒前討大須資力據本應末不俟多眾今寇無傾風豕突列城勢足脣齒養卒得勇所任得才臨事而懼應機無失豈頗空聚兵眾召待未然詔旨戎狄貪婪唯利是覬不挫凶圖姦志歲結臣召爲不擊則必侵掠侵掠不已則民失農桑農桑不收則王成不立爲立之方擊之爲要詔旨若令邊地歲饑公私失業經費困於遙輸遠圖更無遂事假獎賞略逆應有方臣召爲威虜之方在於積粟塞下若使邊民失業列鎮算儲非唯無召遠圖亦不能制其侵抄今當使小成制其始寇大鎮赴其入境一被毒

手便自吹齊鳥逝矣。

宋書徐爰傳
孝建三年

皇子出後告廟臨軒議

營陽繼體皇基、身亡封絕、恩詔追封、錫邑一城、既始啟建茅土、故宜臨軒告廟。今歆繼後南豐、彼此俱爲列國、長沙南豐、自應各告其祖、豈關太廟事、非始封不合臨軒。宋書禮志四大明元年六月詔召前太子步兵校尉顧朗
不告廟臨軒殿中郎徐爰議

郊祀遇雨議

郊禮用辛、有礙遷日、禮官祠曹、攷詳已備、何復據禮不應重告、恩情所同、尋告郊廟辰於今宜改告事而已、次辛十日、居然展齋、養牲在祭、無緣三月、謂毛血告斂之後、雖有事礙、便應有司行事、不容遷郊。宋書禮志三大明二年正月右
丞徐爰議又見通典四十二

郊兆議

郊祀之位、遠古幾聞、禮記燔柴於太壇、祭天也、兆於南郊、就陽位

也漢初甘泉河東禋廟易位終亦徙於長安南北光武紹祚定二
郊洛陽南北晉氏過江悉在北及郊兆之議紛然不一又南出道
狹末議間闢遂於東南已地創立丘壇皇宋受命因而弗改且居
民之中非邑外之謂今聖圖重造舊章畢新南驛開塗陽路脩遠
謂宜移郊正午召定天位宋書禮志一通典四

安陸國廟祭議

案禮慈母妾母不代祭鄭玄注召其非正故傳曰子祭孫止又云
爲慈母後者爲祖庶母可也注稱緣爲慈母後之義父妾無子亦
可命己庶子爲之後也考尋斯義父母妾之祭不必唯子江夏宣
王太子體自元宰道戚之崩遭時不幸聖上矜悼降出皇愛嗣承
徽緒光啟大蕃屬國爲祖始王夫人載育明懿則一國之正上無
所厭哀敬得申既未獲祔享江夏又不從祭安陸卽事求情愚臣
爲宜依祖母有爲後之義謂合列祀於廟宋書禮志四大明四年
有司奏安陸國土雖建

而真酌之所未及營立四時薦饌故祔江夏之廟宣王所生夫人當應廟不右丞徐爰議

陳留國立世子議

禮厚大宗。召其不可乏祀。諸侯代及春秋成義。處嗣承家傳爵。身爲國王。雖薨沒無子。猶列昭穆。立後之日。便應卽纂國統。於時既無承繼。處秀召次襲紹。處嗣旣列廟饗。故自與代數而遷。豈容蒸嘗無嗣。橫取他子爲嗣。爲人崩嗣。又應恭祀先父。案禮公子不得爾諸侯。處嗣無緣降廟就寢。銑亦不得援祭先王。徵禮攷事。處嗣不應立後。銑本長息。宜還爲處秀代子。通典九十三大明四年九月有司奏陳留王曹處嗣葬已弟處秀襲後秀又薨今依例應拜代子未詳應召秀長子銑爲代子爲應立次子鋒大學博士王溫之江長議竝謂應召銑爲王嗣太常丞陸澄議爲立鋒右丞徐爰謂云云詔如爰議宋書禮志二有刪節諸處字皆作波秀作季爲太子妃服議

宮人從服者若二御哭臨。應著縗。時從服者悉著縗。非其日。如常儀。太子旣有妃。着服召見之日。還著公服。若至尊非哭臨日。幸東

宮太子見亦如之。宮臣見至尊皆著朱衣。

宋書禮志二通典八十
二大明五年有司奉右
派徐爰

參議

皇太子妃喪議

皇太子妃雖未山塋、臨軒拜官、舊不爲礙梓棺在殯應懸而不作、
祔後三御樂宜使學官擬禮上。

宋書禮志二通典八
十二大明五年閏月

又議

皇太子期服內不合作樂及鼓吹

宋書禮
志二

太子妃喪不舉祭議

禮繩不祭蓋惟通議大夫㠭尊貴降絕及其有服不容復異祭統
云君有故使人可者謂於禮應祭君不得齊祭不可闇故使臣下
攝奉不謂君不應祭有司行事也晉咸寧四年景獻皇后崩晉武
帝伯母宗廟廢一時之祀雖名號尊崇粗可依準今太子妃至尊
正服大功非有故之比既未山塋謂烝廟宜廢尋蔚之等議指歸

不殊闕烝爲允過卒哭祔廟一依常典

宋書禮志四大明五年十月右丞徐爰議

宣貴妃立廟議

宣貴妃旣加殊命禮絕五宮攷之古

典顯有成壞廟堂克構宜選

將作大匠

宋書禮志四大明七年正月左丞徐爰議
又見宋書始平王子懋傳大匠下有卿字

宣貴妃祭議

禮有損益古今異儀春秋傳雖云卒哭而祔祔而作主時之諸侯

皆禫終入廟且麻衣纈緋革服於元嘉苦絰變除申情於皇宋況

宣貴妃誕育報蕡葬加殊禮靈筵廬位皆主之哲聖考宮祔祀不

復關之朝廷謂禫除之後宜親執奠爵之禮若有故三卿行事貴

妃上厭祖姑下絕列國無所應祔宋書禮志四通典四十七大明七年三月左丞徐爰議

晉陵王無後廟祭議

嗣王未立將來承胤未知疏近豈宜空計服屬已廟祭敬

宋書禮志四通

典五十二大明七年十一月左丞徐爰議詔可

齊敬王子羽廟祭議

國無後於制除罷始封之君寔存承嗣皇子追贈則爲始祖臣不
薦君事著前準豈容虛闕蒸嘗已俟有後謂宜立廟作主三卿主
祭祀舊宋書禮志四大廟八年正月游擊將軍徐爰議又見通鑑五十二

駁陸澄皇后班謹稱姓議

案司馬孚議皇后春秋逆王后於齊並不言姓

南史四十八陸澄傳泰始初澄爲徇

書殿中郎議皇后班下應依舊稱姓左丞徐爰案

郊祀議

虞稱肆類殷述昭告蓋已創世成功德盛業遠開統肇基必享上
帝漢魏已來聿遵斯典高祖武皇帝克伐僞楚晉安帝尚在江陵
即於京師告義恭於郊兆伏惟泰始應符神武英斷王赫出討戎
戒淹時雖司奉弗顧親謁尙闕謹尋晉武郊已二月晉元禋已三
月有非常之慶必有非常之典不得拘已常祀限已正月上辛愚

謂宜下史官攷擇十一月嘉吉車駕親郊奉謁昊天上帝高祖武皇帝配饗其餘祔食不關今祭

宋書禮志三泰始二年十月黃門侍郎徐爰議

渾儀論

渾儀之制未詳厥始王蕃言虞書稱在璇璣玉衡召齊七政則今
渾天儀日月五星是也鄭玄說動運爲機持正爲衡皆曰玉爲之
視其行度觀受禪是非也渾儀羲和氏之舊器歷代相傳謂之璣
衡其所由來有原統矣而斯器設在候臺史官禁密學者寡得聞
見穿鑿之徒不解機衡之意見有七政之言因曰爲北斗七星構
造虛文託之識繩史遷班固猶尚惑之鄭玄有瞻雅高遠之才沈
靜精妙之思超然獨見改正其說聖人復出不易斯言矣蕃之所
云如此夫候審七曜當占運行爲體設器擬象焉得定其盈縮推
斯而言未爲通論設使唐虞之世已有渾儀涉歷二代曰爲定準
後世聿遵孰敢非革而三天之儀紛然莫辯至揚雄方難蓋迺渾

張衡爲太史令，乃鑄銅制範。衡傳云：其作渾天儀，考步陰陽，最爲詳密。故知自衡以前，未有斯儀矣。蕃又云：渾天遭秦之亂，師徒喪絕，而失其文。惟渾天儀尚在候臺，案既非舜之璇玉，又不載今儀所造。呂緯書爲穿鑿，鄭玄爲博實，偏信無據，未可承用。夫璇玉貴美之名，璣衡詳細之目，所曰先儒，曰爲北斗七星，天綱運轉，聖人仰觀俯察，呂審時變焉。宋書天志五

旄頭說

晉武曾問侍臣旄頭何義。彭推對曰：秦國有奇怪，觸山截水，無不崩潰，唯畏旄頭，故虎士服之，則秦制也。張華曰：有是言而事不經。臣謂壯士之怒，髮踊衝冠，義取於此。擊虞、汝疑無所是非也。徐爰曰：彭張之說，各言意義，無所承據。案天文畢昴之中，謂之天街。故車駕曰畢前引，畢方昴圓，因其象星經，昴一名旄頭，故使執之者冠皮毛之冠也。宋書禮志五

食箴

悠悠遂古民之初生有生自食有實口口資生順性甘是黍稷炎
皇俶載后卉茂植一食三飽聖賢通執三穀既穀五味亦宜潔饗

豐盛滋芬美肥奉君養親靡不加精

充膚潤氣調神暢情

北堂書

妙一百

百四十二

家儀

腊本施祭故不賀其明日爲小歲賀稱初歲福始慶無不宜正旦

賀稱元正首慶百物惟新小歲之賀既非大慶禮止門內

御覽十三

婚迎車前用銅香爐二枚

御覽七百三

駱達

達仕晉人宋爲太史令

奏陳天文符讖

去義熙元年至元熙元年十月太白星晝見經天凡七占日天下

革民更主，異姓興。義熙元年至元熙元年十一月朔日有蝕之，凡四皆蝕。從上始，臣民失君之象也。義熙十一年五月三日，彗星出天市，其芒埽帝坐。天市在房心之北，宋之分野。得彗柄者興，此除舊布新之徵。義熙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五虹見於東方。占曰：「五虹見天子黜聖人出。」義熙七八月十一日，新天子氣見東南。十二年北定中原，崇進宋公，歲星襄回房心之間，大火宋之分野。與武王克殷同得歲星之分者，應王也。南史有九年鎮星歲星，太白熒惑聚於東井。十一
年召來，至元熙元年，月行失道，恆北入太微中。占月入太微，廷王入爲主。十三年十月，鎮星入太微，積留七十餘日。到十四年八月十日，又入太微不去。到元熙元年，積二百餘日。占曰：「鎮星守太微，亡君之戒。」有立王。十四年五月十七日，茀星出北斗魁中，占曰：「星茀北斗中，聖人受命。」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彗星出太微中，彗柄起上相星下，芒尾漸長至十餘丈，進埽北斗及紫微中，占

曰彗星出太微社稷亡天下易政入北斗帝宮空一占天下不得召人召人聖主也。一曰彗孛紫微天下易主十四年十月一日熒惑從入太微鉤已至元年四月二十七日從端門出積屍留二百六日繞鎮星熒惑與鎮星鉤已天庭天下更紀十四年十二月歲太白辰襄回居斗牛之間經旬斗牛厭數之起占曰三星合是謂改立元熙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四黑龍登天易傳曰冬龍見天子亡社稷大人應天命之符金雌詩云大火有心水抱之悠悠百年是其時火宋之分野水宋之德也金雌詩又曰云出而雨漸欲舉短如之何乃相噏交哉亂也當何所唯有隱巖殖禾黍西南之朋困桓父兩云立字也短者云胙短也巖隱不見唯應見谷殖禾谷逸則聖諱炳明也易曰西南得朋故能困桓父也劉向識曰上五盡寄致太平草付合成集羣英前句則陛下小諱後句則太子諱也十一年五月西明門地陷水涌出毀門扉闕西者金鄉之門爲

水所毀此金德將衰水德方興之象也太興中民於井中得棧鐘
上有古文十八字晉自宣帝至今數滿十八年義熙八年太社生

桑

明尤著者也

南史有冀州道人釋法稱告其弟子曰嵩神言江東有劉將軍漢家苗裔當受天命吾官歷三十二

漢金一斛與之劉氏十世之數也

夫六亢位也漢建武至建安二十五年一百九

十六年而禪魏魏自黃初至咸熙二年四十六年而禪晉晉自泰

始至今元熙二年一百五十六年三代數窮咸亡六年

宋書符院志上南史

宋本紀一南史未有漢光武社於南陽漢末而其樹死劉備有蜀

迺應之而興及晉季年舊根始萌至是而盛矣若此者有數十條

虞繁隋志作盧繁

繁仕晉官爵未詳入宋爲祕書監有集十卷

蜀葵賦

惟茲珍草懷芬吐榮挺河渭之膏壤吸昴井之玄精繞銅爵而疏
植映昆明而羅生作妙觀於神州扇令名於東京馳驛命而遠致
攢華林而麗庭申脩翹之冉冉播圓葉之青青

藝文類聚八十一
御覽九百九十四

張野

野仕晉入宋官爵未詳有集十卷

遠法師銘

沙門釋惠遠雁門樓煩人本姓賈氏世爲冠族年十二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年二十一欲南渡就范宣子學道阻不通遇釋道安已爲師抽簪落髮研求法藏釋疊翼每資口燈燭之費誦鑒淹遠高悟冥蹟安常歎曰道流東國其在遠乎襄陽既沒振錫南遊結宇靈嶽自年六十不復出山名被流沙彼國僧眾皆稱漢地有大乘沙門每至然香禮拜輒東向致敬年八十三而終世說文學篇注

伍輯之

輯之仕晉官爵未詳入宋爲奉朝請有集十二卷

園桃賦

嗟王母之奇果特華實兮兼副旣陶煦之夏成又凌寒而冬就嗟

異殖兮難拔亦晚枯兮先茂興黃品其味漢帝驚其珍林休反耕
之牛宅樹同惡之神景斃勇於不足彌增罪於甘分雖無言兮成
蹊叵充脅於魏君時令載始周南申章疇擇有制藥齊惟良魯拂
樞呂悔荆楚供弧呂事王藝文類聚八十六
初學記二十八

柳花賦

步江皋兮騁望感春柳之依依垂柯初學記
作絲葉而雲布颺零華而
雪飛或風迴而遊薄或霧亂而飄零野淨穢而同降物均色而齊
明藝文類聚八十九
初學記二十八

任豫

豫爲太尉參軍有禮論條牒十卷禮論帖四卷益州記若干卷
集六卷

籍田賦

瞻望圭景咫尺三州緬彼帝籍百有餘年映至德於盛位儼列晷

於微辰、紓汾陽、召昧旦、信堯心而禹勤、史奉載耜之禮、民奏舉趾

之歌、膏壤千畝與式既同、區勢平易、缺陌脩通、提攜丘澤、眺嶺面

松、藝文類聚三十九

御覽五百三十七

卞伯玉

伯玉濟陰人仕晉官爵未詳入宋爲東陽太守黃門郎有繫辭

注二卷集五卷

大暑賦

惟祝融之司運、赫溽暑之方隆、日貞躍於鶴首、律遷度於林鍾、溫
風翕、日晨至、星火爛、日昏中、氣滔滔而方盛、晷永路而難終、流水
兮莫繼、朱煙兮四練、鬱邑兮中房、展轉兮長筵、體沸灼兮如燎汗
流、爛兮珠連、藝文類聚五

菊賦

伫寒丘、彌彌望、覩中霜之軟、蘂三春而懷芬、凌九秋、已愈馥不

履苦而淪操不在同而表淑傷眾花之飄落嘉茲卉之能靈振動
朔日揚祿含凝露而吐英藝文類聚

薺賦

終風埽於暮節霜露交於杪秋有萋萋之綠蘡方滋繁於中丘藝文類聚

十二
類聚人

祭孫叔敖文

謹啓醴羞祭楚令尹孫君之靈眇眇千載悠悠舒荆理無不通事
隔者形尙想清塵承風效誠超超夫子淡矣道情自心伊貴人爵
靡嬰芳風如肅清響如墳景矣行役言戾豫方側聞夫子記憶睢
陽靈封積墓丘塋榛荒幽幽神道爲有爲亡徘徊永念悽矣其傷

藝文類聚三十八
御覽五百二十六

孔欣

欣會稽山陰人仕晉入宋爲國子博士後去職景平中會稽太

守褚淡之旨爲參軍有集九卷

案南史七十五沈道虔傳有武康令孔欣之與此同時未審是

兩人否也

七誨

攜同姪命爪牙攝烏虎杖雄戈緣山結網參雲張羅

御覽三百五十

袁伯文

伯文爲中書郎有集十一卷

美人賦

居瑤光之巖奧御象席之瓊珍

文選謝希逸宣貴妃誄注

何勸

勸東海鄒人晉鎮南將軍無忌子襲封安成郡公入宋歷侍中

與江夏王義恭牋

承復須古物今奉秦李斯狗枷漢相如犧鼻

綽宋拾遺錄義恭並引謝愛古物常隨就朝上宋之侍中何勸已有所送而王微索不已何甚不平出行於道遇狗枷敗犧鼻乃命左右取之還召衛擎送之

日慶

何長瑜

長瑜東海人爲臨川王義慶王國侍郎歷平西記室參軍除會城令廬陵王紹鎮尋陽請爲南中郎行參軍掌書記行至板橋遇暴風溺死

寄宗人何勛書曰韻語序義慶州府僚佐

陸展染鬚髮欲召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

宋書

又引見御覽三百七十三

鄧文字

文子爲尋陽太守

止徵翟法賜表

奉詔書徵郡民新除著作佐郎南陽翟法賜補員外散騎侍郎法
塘隱迹廬山於今四世栖身幽巖人罕見者如當逼召王憲東召

嚴科馳山獵草。已期禽獲，慮致顛殞。有傷盛化。宋書翟法賜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萬曆壬辰歲校刊

全宋文卷四十終